



莊子
注疏

仁仁
62
12



門仁
第 62
卷 12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郭象注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 䟽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

言而九見信 䟽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

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鴟蒙 專言十七世之所重

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䟽日出和以天倪

七見 䟽重言長老鄉閭尊者也 䟽日出和以天倪

信也 䟽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 䟽日出和以天倪

支危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曰物隨變唯

彼之從故曰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

分自然之分 䟽厄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



無的當故謂之危言耳言出於已俗多不受

寓言十九籍外論故借外耳肩五口連叔

之類皆所籍假也所以寄之使人十言九

借者也信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親父不為

其子媒親父與之不若非其父者信然時有信者輒

以常嫌見疑謀構合也又談其子人多非吾罪也人

故借外論也不信外人譽之信者多矣之罪也

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足受寄吾父也非

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疏又談子不

實而聽者妄起嫌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友非也

疑致不信之過也夫俗人顛倒妄為滅古與已同見則同於已為是之異

應而為是與已不同則反而非之者真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於已為非之二異同處而一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

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

者以其者文故俗共重之雖疏者言壽考者之稱也

者使言不借外十信其七已自言之不藉於外

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斯本

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疏期待也上下為

者者是非先也本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疏

經傳通曰緯言此人直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人而無

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札非關道德可先也直是陳父

取是二人取非一人不
取是非一人

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之人耳而

俗使共信之此俗之所疏無札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

以為安故而習常也疏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

世俗無謂危言出和以天倪目以曼行所以窮年夫

一至於斯

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行矣誰能定之哉故曠

然無懷目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然年矣也

疏 曼行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日

疏 猶萬有接物無心所以寬迫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選

也 壽 不言則齊 疏 夫理處無言言則非當故 齊與言不齊

也 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 言與齊不齊 付之於物而就

疏 其不一故不齊也 故曰言無言 所言之言彼

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自彼而立言 故曰言無言 雖出吾

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也 故曰言無言 口皆彼

故雖有言而 疏 夫以言遺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

我竟不言也 疏 亦未備妙唯當疑照聖人知其

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

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異乎

故曰言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無言也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口皆彼

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此覆解前

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我口疏言無言義 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者自也而不然疏 夫各

見有可有然自他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

既空然可斯混也 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

有可不 疏 惡乎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於何處

可也 疏 而有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實然

可自息斯覆解前 物固有然物固有所可 各自可 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 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 疏 夫俗中之

徒於無然而固然 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唯

言隨物制而任其天
然之分者能無天落
得之者
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
至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其氣則一也
疏

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造化受氣一種
而形質不同運運迂流而更相代謝也
始卒若環於今
者於作已
復為卒也
終而復始此出禪代之狀也
莫得其倫

理自介
故莫得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
也
夫均齊者豈妄
哉皆天然之分
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各
自然之
分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與時
俱也
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而與年俱變
疏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

之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遊心者豈異於俗哉也
未知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變者不停
夫人之壽
是不可常
疏命依年而
數者既不定數豈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
今年之是還非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
是來年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
志服知也
謂孔子勤志服應而後知非能任其自
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也
疏服
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勤行
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也
莊子曰孔子謝
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謝變化之自介非知力之所為
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
疏

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之心久已代謝
汝且復靈無
復浪言也
孔子曰文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才知而

不復其本靈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則生亡矣疏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哉於造物此

是莊子述孔丘之語疏詞抵惠施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

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疏鳴也當中也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疏居父聖人與陰

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鐘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疏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

也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返彼前義應時陳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人即是用衆人之口耳矣也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疏立定天下之定疏口所以直心既用衆人之

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曰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疏隨衆

用其心知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風從風不敢疏已乎已逆立自其本靜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疏目而乘之疏已止也彼孔子也車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

莊子歎美宣尼之言也尊乎再仕而心再化疏姓曾名弟子再仕之

義列在下文日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

不洎吾心悲也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洎及也曾參至孝未椽養親故前仕

親在椽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椽雖多而悲弟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懸其罪

乎疏懸係也謂參仕以疏懸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講

為親無係椽之罪也疏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曾參

備債 子方三九也備
三依心可孝也三牲羊
豕也三牲依心可不孝
也

仁孝為親永祿雖復悲樂應無
係罪門人疑此咨問仲丘也
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以養也夫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
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

暢盡色養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言祿之厚薄盡
之宜矣於色養而已故有備貨而稱孝子三牲猶

為不孝參既心存哀系得無係祿
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系也
彼視三金三千鍾如

觀鳥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米
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

去耳豈有哀乎彼謂無係之人鳥雀大以喻子鍾蚊虻
樂於其間哉小以比三金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子鍾

三金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
飛過於前矣夫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

子綦曰自皇聞子之言一季而野
利也疏昔在郭東曰東郭猶是

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管璞
也聞道一年學子心未熟稍能撲素去浮華也
一季

而從不自疏順於三年而通通彼疏不帶四季而物與

也同五年而來自得疏為衆六年而鬼入外形疏神會七

年而天成無所疏合自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遇皆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九年而大妙妙善也善惡同

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故無往而不具

自志則穢累且去以至於盡耳疏妙精微也聞道

故能超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生而有為
理穿衆妙智照宏博故稱大也
疏處生人道沉溺有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由也由
為適取死滅也有為故死

莊子雜篇馬蹄三十一

玄象去天之色也
日月星也

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
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愛其生不能公
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無自也
非有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
由也疏無所由從故不足私也
而果然乎疏
夫氣聚為生不足氣散為死不足哀生
也疏死既齊哀奈斯泯故於何處可適於何處而不
可適乎所
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物吾惡乎求之
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功四極人物依地造
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
若之何其無命也
理必自然終不再
疏夫天地晝夜人
於知非命如何
物死生尋其根

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
如何其無命者言有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
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疏
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尔而後命理全也
去生來猶春秋多復既無終始豈其命乎
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遺其命也
有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無鬼邪
理必有應若有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
於物境義同影響豈無靈
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
邪
理自相應相應不再於故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
若其有靈如何不亦其有鬼
者言無也此又遺其識也矣
衆因罔問於影日若向也
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莊子雜篇齊物論第三十二

也行而今也止何也疏

因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俯低頭也括束髮也汝

坐起行止唯形是從以此測量必自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影日叟叟

也奚稍問也

運動自余疏叟叟無心運動貌也奚何也無所稍問

得無所可待獨化而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自余故不知所以

疏

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并其然余豈有待哉

予蜩甲也蛇蛻

也似之而非也

影似形疏蜩甲蜩殼也蛇蛻皮也去蟻而非形

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一也而蟻蟻滅於前蟻自生於後非自蟻蟻而有蟻蟻亦不待蟻蟻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是知一切万有無相自待悉皆獨化命曰自然故影云我之自待同蛇蛻蜩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

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疏

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

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日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獨化之理彰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疏

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必其不形水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

於火

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亦無待而獨化之理

彰况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矣疏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况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况侏物乎是知一切萬法悉皆獨化也

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疆陽則我與之疆陽疆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直自疆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疏彼者形也疆陽運

動之類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即無再待咸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各言問答其具之矣。陽子

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疏

姓陽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沛列也。陽朱南邁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而與之言，不可也。疏

昔逢陽子，謂有道心，今見務空知，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陽子居不

谷，疏。自見已非，默然悚愧。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而前。

盥，洒也。櫛，梳也。宿逆旅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洒，執持巾櫛，膝步肘行，盡和履恭，殷勤請益，虔蒙

鐵曰：向者第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

矣，請問其過。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及，開

來。老子曰：而唯唯，肝肝而誰與居。疏：唯唯，肝肝，跋扈之類，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唯唯，肝肝，跋扈之類也。而，汝也。政，尊也。威，勢，於莊耀物皆哀憫，誰將汝居處乎。太白若辱威

德若不足。疏：文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汚辱也。威德圓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戒

子居。陽子居，疑然變容曰：敬聞命矣。疏：疑然，慙悚也。既兼教旨，驚

懼更深，誓首度。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

櫛，舍者避席，揚者避席。疏：尊形自異，故將送也。家公主，憚而避之也。人公也。揚，燒火

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櫛席，妻執梳巾，兜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威

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櫛席，妻執梳巾，兜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威

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櫛席，妻執梳巾，兜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威

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櫛席，妻執梳巾，兜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威

勢動物一其及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奇既從沛反
至於斯矣教戒除其容飾遺其衿袵混迹同塵和既歸已蒙
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席而坐矣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郭象注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列支子州支父

子曰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

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
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境幽深固心憂勞且欲
修身度今合道未有閑暇緝理萬機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

况他物乎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貴於
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况乎他外事

物何能唯無以天下為者可託天下也疏夫志天下者無以天

下為也唯此之人可舜讓天下於子州子伯子州子伯

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舜之事迹

具又在內篇支也故天下大器也不以易坐此有道者

之所以異乎俗者也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

能如是故異於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

之中冬日衣皮毛夏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

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疏姓善名卷隱者也

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悲天子之不知余也遂不

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疏古人淳樸嚙帝為子恨舜不識野情所以

悲舜以天下讓其友石后之農石后之農曰捲耜而

之農人稼力之士也疏后字亦有作字者隨字說石后地也農人也今江南嚙人作

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

腰背捲耜不得散休以此勤勞辭來見讓故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子以入海中

終身不友也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携妻子不踐

後世也國名也

其土入於木海洲島
大王實父居邠狄人攻之疏
實父王季

之中往而不反也
之文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人儉
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天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受狄人之所樂

者土地也大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疏
事奉也勉勵也奚何也狄人貪殘意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士而養民而養之民相連

從遂成國於岐山之下疏
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
本用土地以養人今殺人以

存地故不苛也曰杜欬而去
夫大王實父可謂能尊

矣能尊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賤不以利累形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皆憂天之見利輕亡其身豈

不惑哉疏
夫乱世流偽人心浮淺狗於軒冕以喪其身
遂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越人二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

艾乘以至輿疏
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與君之
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

王子
王輅也越國之人頗殺君主王子怖懼逃之丹穴
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王輅

搜獲綏登軍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合我乎

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

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疏援引也

繼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軍非惡為君恐為韓魏相與爭

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

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

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上于文子華子曰今使天

既動勝負未知休惕居懷故有憂色

下書銘於君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

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疏

銘書記也攬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

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九手然

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能斬兩臂

而取六合也子華子曰甚善疏歎君之言其甚高於理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

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

得也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僖侯

知輕重矣疏 領悟其言，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疏 曾侯魯哀公或云曾定公也，姓顏名闔，魯

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廉之道，欲

召之為相，故遣使人，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斲

疏，苴布，鹿布也，飯飲也，居陋陋之間巷，曾君之使者至

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

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

審之疏 遺與也，不欲受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使者還及審之，復來未之

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愚實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

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去首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疏 緒，殘也，土

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為疏 糞也，苴草

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今世俗之君，多

危身養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

所以之，與其所以為疏 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察

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

侯之重哉疏 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御，

以報息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

容當作客

夫舊高十倍以珠彈之所來者輕，子列子窮容貌有飢

色容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冠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疏子陽鄭相也御冠鄭人也有通而窮

遊之客譏刺子陽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

者再拜而辭疏命在王倉之官令與樂冠粟清高辭謝不受也使者去子列子

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

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令邪疏

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丈夫罪子列子笑謂之過故知禦冠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

陽疏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謀拊子陽者楚昭王者恐必得罪且國人逐獮狗遂殺子陽也

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拔昭王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

子正月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主闔閭之世請其代楚遂

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王窘急奔走奔隋又奔走於

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昭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

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夫主及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

獮又作獮猶狂也

或作獮

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其軍人鄧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者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之珪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

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安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忠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室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東條為樞蓬作門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蓬雨濕而絃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紳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

蓋是白素車為緋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疏緹躡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藿為杖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愿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疏嘻嘆色也逡巡却退貌也以後

繫奢故懷慙愧之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仁義之應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疏憲惡也飾莊

嚴也夫趨世侯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明黨自求名譽學以為人多覓於束倫教以為己記仁義以為為姦

隱飾車馬以為為街矯矜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噲空君子耻之不忍為之也

束脩者束十束也脩哺也言束之脯云心也

手足胼胝疏以麻緇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糾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决

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疏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衿而肘見履敗納之而跟

後决也曳綈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交疏歌商頌響於宮商祭其辟理雅稱天

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

者忘心矣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志心知之術也孔子

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單胡不在乎顏回對曰不願仕

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針黹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在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共之而不權行修於內者無位不怍立誦之又矣今於面而後見之是在之得也疏針黹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慙羞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回止豈非失言曰回又照故言自得之矣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牟牟封中山故曰中山

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嘉道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而上而隱道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妄生嫌惡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疏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損抑又乖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爲俯類也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疏夫太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岩

棲谷隱身履難辛雖未階平玄道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發其成俗也

七月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其憊而弦歌於室疏陳蔡之事

外篇已解既遭飢餓當無火食藜藿之美不加米糝顏色表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也顏回

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困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

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疏仕於

魯而被放遊於衛而削迹誦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若凌

籍之者應無禁志由賜未達故發斯言顏回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

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疏喟然嗟嘆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將來告

之善道如斯困苦豈不窮乎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適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在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

幸乎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土回難顯德可謂幸矣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

子路抗然執手而舞疏削然取琴也抗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娛也子

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条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窮通為寒暑風雨之

序矣疏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濕入處其中何能無窮通不暴邪故設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辟之

風雨何足不懷哉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疏共伯

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勵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二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勵王為崇遂廢

共伯而立宜王共伯退飯還于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悉道遂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內潁陽地名在襄陽末為定地名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

山也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紹運圖云宜王房王子也

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

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曰自長清冷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

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疏北方風遊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際也

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壟上曰畎畝下曰畎清冷困在南陽西嶠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壟畝游堯門

闕受堯禪讓其事亦豈不知如是乎又欲將耻辱之行汚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冷也湯將伐桀

曰予從而謀予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又曰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

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疏姓

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曰之謀
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益以不知姓伊名尹字執乎惟世
之賢人也忍耐也垢耻辱也既欲阻兵應濟強力之士
方將殺王亦藉耐羞之人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于隨于隨曰后之伐
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

也吾生乎乱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殺桐水而死疏 漫汚也桐水在潁川 湯 郡界字又作桐

又讓務光曰知者讓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疏 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 民謂征戰也犯其難遭誅

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又見也乃負石而自沉廬

水舊說曰如于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不合之外人 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

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不合之外故當付之
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沈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
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疏 廬水在遼西 昔周之

卿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疏 孤竹國名在遼西伯 夷叔齊兄弟讓位聞

新云
一列官三公始一列
一番官也

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
齊事迹外篇已解焉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

見之與盟曰加富一等就官列血牲而埋之疏岐陽是岐山之

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且是武王之弟故曰叔且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乃牲血鬯其盟書埋之壇下也二人相視而笑

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

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疏祈

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樂與敬其百姓忠識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樂與

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

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疏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為

已福順人之險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疏迅速也速為治政彰紂之虐謀謨行貨以保兵威顯揚行

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

遇亂世不苟為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

身也不知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

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

穎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世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他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覆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入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虎之君得肆其妻而莫之敢無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自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疏塗汚也若與周並存恐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疏我行不如逃避餓死

於首陽山首陽山在蒲列城南近河是也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終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郭象注

孔子與柳下焉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

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亢室樞戶馳入牛馬取人

婦女貪得志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遇之邑木

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疏姓展名禽字季食來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

君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有餘歲而言友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柵而取人牛馬也亦有孔子作空字驅字者保小城也為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
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
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
弁將李之何哉且跖之為人如涌泉意如飄風強
足以距敵弁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入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

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疏

舖食也于首駢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云云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

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

告之介作言造語妄稱文武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相迷

也來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脰疏荒堯刑定札樂遺迹將

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革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帶既濶且堅又如牛肋也

衣搖脣鼓舌檀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

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疏微倖冀望也

作孝悌序人倫意在爭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子之罪

不已悖與有鳳皇之譏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大極重疾走飯不然我將以子肝為羹舖之膳孔子復

通曰丘得幸於李願望履幕下疏言丘幸其得與賢

儀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慕字者復通盜跖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及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

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

生逆吾心則死疏趨疾行也及走却退兩孔子曰丘聞

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双少長貴賤見而

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弁諸物此中德也勇悍

果敢聚眾率在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

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自有光脣

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

耻不取焉疏激朋也貝珠也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

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

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
 罷兵休卒收養昆弟恭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
 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
 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
 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與吾獨不自知耶且吾
 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天城衆
 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蓄我我也安可長久也言大城衆民不可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
 長久也

置錐之地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湯武立為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疏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遭

利重豈非四海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

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居居于安靜

之容于干自得之貞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

而衣無有相客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黃帝不能致德

五兵
弓矢戈矛戟世本矛
戣戣刀楯弓矢谷梁
注凡有八說詳會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致至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

州涿郡是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堯舜作立郡臣置百湯放

其主放桀於南巢也武王殺紂朝歌之自是之後以強陵

弱以乘暴夏陽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疏征伐篡殺今湯武最甚

子修文武之道孔子憲章文不掌天下之弁以教後世武弁說仁義

為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

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

我為盜制縫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子以其

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犬之劍勇者之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

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疏

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蒯聩事既不子自謂才士聖人

邪則再逐於魯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尚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尚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尚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莊子雜篇盜跖第五

五

戰隊鹿之怒流血百里堯不慈疏 謂不與舟 舜不孝疏 朱天下

為父所 禹偏枯疏 治水勤勞風柳雨沐致 湯放其主武 疾也

王伐紂文王拘羑里疏 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執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

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疏 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

於真道而不及於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

非世抱木而死疏 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

而守節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

諸侯子貢遭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汚其

君者不食其利介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

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疏 申徒

沉前篇已叙諫而不聽未詳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疏 晉

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

以餽之公後還二月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

之歌書其官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

隱避公因放火烧山度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

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大流死操瓢而乞者皆離名

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子推尾生言此六

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貪病之人操瓢乞告世

間人物不悔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重名輕死不念服本養生壽盡天命者死字有作承字者走字有作

氣字者隨字讀之承似猪物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于伍

子定且子定况况比于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

為天下咲疏為達道者之所驗也自上觀之至于子定比于皆

不食實也在之所以說我者若是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生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且吾所聞知也今吾

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親色耳欲聽聲口欲食味志氣欲

盈疏支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

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

騏驥之馳過隙也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除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死窮之

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尤也不能收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

者也五之所言皆吾之所奔也亟去走飯無復言之子

之道狂狂佞佞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

哉疏 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佞佞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

義之行辟彼逃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遺唯增其弊

狂狂失真佞佞不足則夫子再拜趨定出門上車執轡三

見虛偽之事何足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執轡低頭不能出山氣疏 車

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匪英雄 飯到營景門外適遇柳

下李柳下李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

往見師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疏 微無也然柳下李曰

如也 柳下李曰

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疏 若前乎者則是篇

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 丘所謂無病而自矢也疾

乎孔子答曰實如所言也 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王射可去也不曰父而獨 疏 紆近也疾料觸虎頭編虎

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仲尼往說盜跖復其老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

排擯聖迹喧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

則輕忽伯夷故寄孔子跖以摸 之心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為

行疏 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顛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

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為 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無行則不信不信

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疏

若不任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

仁義真是好若奔名利及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

一日不為乎疏及乖逆也若奔名利則乖逆我心滿苟

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

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疏多信猶多言夫識

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沉多言夸伐則顯故觀若奔名

利及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疏抱守也天自

之士立身為行奔擲名利乃乖俗子張曰昔者桀紂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

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

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誠

貴也疏桀紂孔墨並叙於前臧謂臧獲也聚謂擊竊即

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觀慰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

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疏此後叙滿

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

披獲有罪被任日賊途
中被道控自獲
擗覽也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曰成子常殺君
 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
 特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疏特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
 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
 為妻管仲賢人也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
 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
 嫂殺君竊國人倫之惡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臣又
 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夷之豈非戰爭於
 心胸言行相及戾邪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疏
 成者為首君而夷之不成者為尾非非而毀之以此而
 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與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
 也所引之書並遺燒滅今並無本也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疏戚親也
 倫理也
 五紀祖父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
 知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
 妻也子張云君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
 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滿苟得
 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堯廢長子丹朱
 不與天位故言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疏殷湯放桀桀於商巢周
 武殺紂於汲郡君臣貴
 賤其義安在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疏王季周大
 王之庶子
 季歷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
 歷為適管蔡周公之兄立而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

弟殺其兄尊卑
長幼有次乎
儒者為群墨者兼愛
五犯六位將有別

乎疏
夫儒者多言強為名位墨者兼受
且子正為名我
周者無私五犯六位有何分別

正為利名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疏
監明也具也子
張心之所為正

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各利
吾日與子訟
二途皆非真實既非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
其所變其情易其性

則異矣乃至於奔其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疏
謂訟

論說也約謂契誓也奔其血為捨已殉其所不為逐物
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各利不同所殉一

也子張翁得皆共談玄言於
故曰無為小人及殉而天
無為之理孰於莫逆之契也

無為君子從天之理疏
而介也既不逐利不殉名故
能聖性既根合於自然道也若

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疏
相助也無間
在直順自然

之道觀照四方
若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隨四時而消息

御疏
非御猶轉變意也圓機循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
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成其意故能冥其厚通

之理轉變化
無窮者也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疏
真性

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成亦心學
無赴而富無殉
仁義之道捨已效他將喪亦真性也

而成將奔而天疏
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
比于
必赴必殉則皆於天然之性也

剖心子產抉取忠之極也疏
比于忠諫於紂紂云聞聖
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

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懸於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真窮證又尾生溺死信之患也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期抱

而致其患也鮑子立軋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疏

鮑焦廉貞遺子貢謔之抱樹立軋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在棧說謔不自申理自謚而死

孔子不見母臣子不見父義之失也疏孔子帶恥聖迹歷國應聘

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臣名章齊人也諫爭其父能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恥仁義學讀忘取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

濁仁義有期過矣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

王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此章言尚行則行僭貴士則士

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疏自比于已下臣子已上皆為

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疏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

前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夏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為道

之人深宜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

誠真也彼富則人服之既則下之正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休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無足謂貪婪之人不

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疏正足者也知和謂體

知中和之道守分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

樞樞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各與而從就利

祿者若財富則人服之既則下而尊貴人得謙下尊貴

者則說其情適其性休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

運知不足求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
正理志念不忘此遺貪求之心而不見取邪
知和曰

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天絕

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正所以不覺古今之時是非

之分也與俗化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

鄉而住者猶將已為超絕流俗過世世人况已之自享

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肉心無至不履正道不覺古

今之時代不察是非弄分而與塵俗紛竟隨末

而迂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

重奔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休樂意

之道不亦遠乎疏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場生皆道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

道去矣
遠矣
慘怛之疾怡愉之安不暨於休休惕之恐欲懼

之喜不暨於心疏慘怛悲也怡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賢

照入於心盡而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疏為為者有為也所謂為者無為也但知為於有為不

知為之所以出自無為也如斯之人雖貴總無定曰夫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

之所不能及疏究盡也夫能盡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唯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

亦不能亦不能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

逮及也

察曰人之德以為賢良非尊國而嚴若君父疏夫富貴

多依附故勇者為之捍智者為之謀德者為之助雖且之人人

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休不待象

而安之疏夫耳悅於聲眼安於色口嗜於味威權形勢

而身安乎蓋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

性之然耳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

雖非我孰能辭之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

天下雖非無足誰獨之常情豈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

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此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未疏夫知惠之人

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

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為故不未不習

不定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貪有餘故辭之升天

下而不自以為廉疏四外循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

首譽其貪婪并捨萬來辭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

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廉貪之實非以迫於也又監

之度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適迫於外物禁為天子

而不以貴驕人富者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

反以為害於牲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與是也疏夫不

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嫁龍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善於

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名與是者也

注子維維卷之三

十一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善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廉辭讓也不以貴善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而疏雍和也。文唐虞之化宇，時和平者，非有精於仁惠，不以美善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種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夏害已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繁殺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與名之意。無足曰必持其名，若林絕耳。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死而不死者也。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若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於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肥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季，此無足之辭，難知和也。知和曰平，為福存。

餘為善者物莫不然而然財其甚者也。疏夫平等被其其禍善者天理自然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嫌於窮，羨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疏嫌猶適也。管籥管籥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滌口，爽醴醴耳，聆官商，取捨適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豈業志焉。無所覺也。伎習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也。知豈非亂也。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疾寒，沉溺憤懣，猶如負重上行，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貪財而取，愈貪，糴而取，竭，靜居則溺，休澤則竭，可謂疾矣。疏貪取財室，以慰其心，誘諭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体沉溺，体氣沈澤，則惜薄斯生，動靜

困苦宜非疾也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

捨可謂辱矣堵牆也夫欲富必利情同登壁壁彼堵牆版築蕙盈心中情滿貪接不合不知

避害宜非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捨滿心厭黷求益而

耻辱邪威難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慙而諸之豈非

不止可謂憂矣憂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冠盜之害內周樓疏外

不敢獨行可謂畏矣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

災外行則畏冠盜盜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密樓敞

出於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

盡性竭財單以反六藝謂下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亂苦疾

辱憂畏也殫盡天下至善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忍至性

命縱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室當時並罄欲反

下日貪素其故觀之各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意絕

可得之也此章言知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足者常足疏身非已有富亦之際

休而爭此不亦惑乎豈見有各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

名利必失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注疏解徑卷第二十九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

前死傷者歲百餘人趙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表諸侯謀

之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表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

謀議欲將太子懼之謀議欲將太子懼之慕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千金左右曰莊子懼趙太子名也惠其文喜好于戈故欲千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

金以募說王莊子

太賢當能止劍也

莊子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
 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尚
 何敢言疏欲教或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
日聞莊子賢者聖明故所以贈千金以幣從
軍之幣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怒也
泉也 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 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來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
 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嗔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丈夫必僂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疏髮亂如蓬鬚毛突出鏡為冠垂下
露面曼胡之纓謂也頸抹額也短
後之衣便於此事嗔目怒眼勇者之容 莊子曰請治劍
憤然真胸故語聲難此劍土形服也 服治劍服二百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首及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疏夫自得者內無懼
心故不趨走也 王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疏汝欲用何術以教寡
於我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
 乎 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

下無敵矣疏

其劍十步殺一人去千里行一不留任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為

劍者示之以虛聞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

之疏

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志已屈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施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

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命設戲請文子疏

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餘舍待設

劍戲然後

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

人使奉劍於殿下方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王敦劍疏

敦斷也試陳敏士使

莊子曰望之矣矣疏

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疏

御用也謂莊實

可擊劍故問之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

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雞石城為鋒齊岱為鏑疏

端也鏑又也燕雞在燕國石城塞外山北地

晉衛為春

周宋為鐘疏

鐘環也晉衛二國近平趙地故以為

韓魏

為鈇疏

鈇托也韓魏二國在

包以四夷畏以四時疏

夷以道德順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疏

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

鎮其地制以五行論以刑德疏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此五

常臣制區宇論其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疏夫

刑德以御群生陽開闢春復往持秋此劍身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冬肅殺自然之道也此劍身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

下服矣疏夫以道為劍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其能

無不礙者浮雲地化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為功故

服也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疏夫之小閱大不

若涉海失其所謂類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鏃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

為鏹以豪傑士為鉞此劍身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

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

之情為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

劍也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

人之劍蓬頭實鬢垂冠曼胡之纒短後之衣鳴耳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天主有天子

之劍

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莊子雄弁冠絕古今故能

說化趙王去其所好而王乃率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

結會言版在於此矣

環之疏環德也王覺也非深懷慙惡以莊子余上殿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滿豈復能食

乎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

出宮三月劍士皆服弊其處也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用此劍而用此劍者亦不...

